



苏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逻辑及当代反思

刘怀玉

2009-02-10

[摘要] 苏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重要的发展形态;它先后经历了19世纪末、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到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主义时代以及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等重要阶段。本文通过简要回顾一个世纪的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得出如下初步结论:要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总结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形成对21世纪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新判断,展望、思考21世纪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基本问题,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上讲,都不能不从重新研究列宁的资本主义观开始。

[关键词] 资本主义;理解史;俄罗斯;苏联

一

众所周知,俄国是最早传播与介绍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国家与地区之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就是俄文版(1872,圣彼得堡)。19世纪的俄罗斯,初看上去是一个政治上反动专制、经济上落后贫困、文化上黑暗愚昧的横跨欧亚的封建帝国,但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养育了世界上首批用马克思的古典资本主义理论来思考和解决西欧之外的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革命知识分子。当然,毫不奇怪的是,俄罗斯同时也是最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模式提出批评与挑战的地区之一(如晚年的马克思即遭遇到俄国民粹派向他提出的难题,即西欧式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历史发展道路是否适用于俄国社会)。

正是有了一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接受与研究“前史”作为基础,俄国及尔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不仅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与形态,甚至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或成为核心地区。但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并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的思想理论高度基础上的直接继续,而是从本国的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中及远远低于西欧现代文明进步水平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的。正像青年马克思针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所说的:“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所以,“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6、11)。或如列宁更加准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P274—275)

“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2](P279)列宁还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

(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具体特点。”例如,“如果我们要懂得民族自决的意义,[那么就]不是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2](P375、371)。“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 (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 (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P785)。应当说,列宁的以上论述完全适用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真实发生过程。19世纪下半叶,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保留农奴制的条件下产生与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的艰难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那一幕历史的重演:“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它除了“现代的”灾难,还有“古老的”灾难[3](P100)。这个历史背景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后期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接受与理解的过程。当时,在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资本主义并不是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俄国由于村社而比西方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故从一开始,俄国思想界就缺少对资本主义客观、全面的历史性认识的氛围。

从19世纪末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前后到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第一个阶段以及初步运用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解回答与解决俄国历史及现实问题的时期。这一时期问题的焦点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命运如何,即到底有没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否适用于俄国的国情?在此阶段参与问题讨论的是意见极端分歧的几个阵营:首先是以普列汉诺夫与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其次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持抵制拒绝态度的民粹派,还有非批判地接受与拥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一书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首次阐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和反对民粹派关于俄国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理论的重要经济著作。他针对民粹派所提出的俄国不应经过资本主义这所“学校”的问题,以大量的经济社会发展事实回答说:“俄国将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吗?那末我们毫不踌躇地用一个新的问题来回答,为什么它不在它已经进了的学校里毕业呢?”[4](P313)列宁在1895—1899年写出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该时期的代表作。其主要贡献是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理论模型与方法,充分肯定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意义,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黑暗和矛盾的方面。该书不仅极其深刻地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坚决地破除了沃龙格尔、卡雷舍夫、丹尼尔逊等人的民粹主义幻想,而且列宁也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地看清俄国社会的真实动向和这个社会的结构:“农民...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向我们表明,这里存在着任何商品经济和任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在农民中,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具有这种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矛盾形式...正是这些矛盾向我们清楚地无可辩驳地表明...与我们近半个世纪来流行的理论相反,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5](P145—146)但此著仅从国内市场的角度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而且只限于分析改革以后的时期及俄罗斯各省的资料和分析这一过程的经济方面,而没有专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并进一步思考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与革命道路问题。

从1905革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俄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理解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摆脱第二国际的资本主义理论解释框架,首次真正独立地思考与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时期。由于革命的失败以及斯托雷平所推行的政治上高度专制的改革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社会意义以及俄国革命道路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即不再抽象和一般地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而是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明显存在着“美国式”的进步道路或“普鲁士式”的反动道路两种抉择;并认为前者只是一个“低一级”的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高一级”的问题。进而,列宁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在历史本质上的腐朽反动性及其必然灭亡的趋势,不再一般地强调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与前途,而是历史地突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及进一步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策略,并预言:“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信号。”[6](P296)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俄国十月革命,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理解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从根本上动摇与突破第二国际理论范式,形成全新的资本主义理解逻辑的认识论断裂时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新特征,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认识和理论理解也发

生了明显的裂变与重构,即形成了后期资本主义观,其代表作就是1916年写就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断言,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帝国主义的出现,从本质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与前途命运,即从竞争的、具有强大推动力的、前进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方法论的继承,也是对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帝国主义理论范式的突破与创造性综合,是在基本继承霍布森的“资本扩张本质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垄断论”,部分借鉴卢森堡的“积累规律论”,全盘否定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完成的。自此之后,俄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逻辑便基本确立,即是在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形成的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的核心观点指导下进行的。略微夸张一点儿说,长达七十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垄断资本主义论的一连串注解而已。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苏联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结论为构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论断为历史起点,来概括历史,诊断当代,预见未来。实际上,前苏东学术界把理解资本主义的重点基本上放在对马克思和列宁经典思想遗产的固守、辩护与阐释上,因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不断变化着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现实的客观认识。

二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大胆地突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与教条,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较系统地构建了俄国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与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建党、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列宁是根据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客观环境,而不是从理论书本和主观的政治意愿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治思想纲领的。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根据客观实际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一个根据客观实际变化而及时调整与改变革命和建设政治方案、寻找革命主力军和同盟军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设计师。总体来说,十月革命后,列宁对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没有作专门的系统研究。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成就,用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晚年列宁资本主义观的主要内容。列宁明确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7] (P501)。但在重视利用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列宁又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采取本质上的否定和限制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双重认识逻辑结构。从发展的过程来看,晚年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否定、肯定、再否定和最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肯定的四个发展阶段: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1918年春天由全面否定到部分肯定,1918年下半年至1921年春天“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再次全面否定,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重新肯定阶段。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战时共产主义,再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一段重要过渡时期。布哈林是这一时段最重要的理论家。布哈林既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政治与思想的历史性过渡的重要环节。布哈林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发展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再生产”理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新经济政策”时期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斯大林以其强有力的个人影响打造出一个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高度集权统一的斯大林主义体制与时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也因此进入到一个完全同质性体系成熟型发展阶段。斯大林紧紧抓住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重大发展这个前提而大大提高了列宁主义的时代意义与价值,并指出列宁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解,也经历过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这就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相对稳定论”(苏共十四大前后)到20年代末以后的“总体危机论”(从苏共十五大开始直到他晚年)。就整体而言,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原创性最少但影响力最大的经典思想家。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西方经济大

危机及其之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应急出现、战时特征。这一时期,以瓦尔加和门德尔逊为代表的苏联学者一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思想作了深入细致的阐述与完善;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有史以来各个阶段周期性的危机作了全面描述,并对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表现和不可避免性等方面展开系统论述,可以说,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自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资本主义理解史进入了一个虽有重要突破、但始终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的教条僵化时期。换言之,从19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苏联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理解进入了一个“非斯大林化”,回到列宁,“旧瓶装新酒”,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现实变化的阶段,其关键词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如此,其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发生了明显的范式转变,这就是从苏共二十大之前占主流地位的“国家服务于垄断组织”的“工具论”开始逐步转变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的“相互结合论”,或者国家与垄断资本的“相互独立论”。到了1970年代中期,更多的苏联学者注意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因而提出所谓国家与垄断组织之间“经常是矛盾的”观点。其次,苏联学者还研究了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国际垄断主义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与特征。再者,学者们还研究了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强烈影响,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社会的状况、结构和面貌发生改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把其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说在20世纪60—80年代,苏联学术思想界一直面临着如何给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发展趋势重新加以定性、定位的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体制共存条件下,是与资本主义根本对抗,还是与之和平共处?这实则一直是后斯大林时期(苏共二十大至二十八次)的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总体来说,后斯大林时期,苏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953—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次)的所谓“和平竞赛”论或“有限缓和”论;1964—1985年勃列日涅夫等执政的时代(苏共二十三至二十六次),为争做“超级大国”而实施军备竞赛战略和“冷战思维”;1985年—1991年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新思维”时期(苏共二十七至二十八次)。

三

通过研究一个世纪的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些基本结论:(一)研究列宁资本主义观的当代价值与启示列宁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不仅是列宁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政治思想基础。进而言之,这也是理解苏联模式的成因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一个重要理论源泉。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其所缔造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基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某些特征规律的正确把握与利用。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一方面是列宁思想的实践,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这种具有时代特征和历史局限性的科学理论的片面化与僵化理解倾向。列宁对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发展规律及其趋势的判断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精神氛围与俄国历史经验的局限性,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律的特征及其垄断的必然性所作的基本判断,仍是今天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总结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形成对21世纪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新判断,展望思考21世纪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基本问题,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讲,都不能不从重新研究列宁的资本主义观开始。

(1)从最表层和最初的原因来看,关于列宁思想的意义与价值之争是因斯大林模式的评价问题而起的,因为列宁思想是斯大林思想及其体制的最重要来源。如何对待斯大林,最终就是一个如何对待列宁的问题。(2)稍深一层就是如何对待整个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是由苏联的成败而引发的问题。因为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对苏联解体成因的反思势必涉及对整个列宁政治思想与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问题——究竟是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歪曲了他的社会主义观,还是列宁的社会主义观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就注定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是空中楼阁,是不可行的?(3)再往下追问,第三层就必然涉及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也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判断正确与否的问题。在

某种意义上,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与现实判断是俄国革命与苏联制度得以可能的思想前提和基础;如何评价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政治思想),最后就是如何评价他的资本主义观(经济社会理论)的问题。(4)最后,从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强势发展与社会主义暂时陷入低潮的大背景来看,如何评价列宁的资本主义观的功过是非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列宁的思想在今天还有没有现时代价值,说到底就取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对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前途命运的判断还有没有可取性。实际上,列宁在今天之所以充满争论,就是因为他近一个世纪以前已经宣布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行将灭亡的社会。而今天的现实却是资本主义表面仍然一片强盛,甚至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现实影响力。许多人之所以攻击列宁就是因为这一点。但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是列宁的断言从一开始就错了,还是列宁没有充分估计到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形势与潜在能力,抑或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宣判仍然没有过时。所以,综合起来看,如何认识列宁的资本主义观就成为理解列宁思想当代价值的一个关键问题。

笔者认为,列宁资本主义观中的两个基本范式在当代仍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一是“资本主义发展论”,即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成果发展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二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形态论”,即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形态与规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说固然已成为历史,但不可否认,目前全球化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垄断的、帝国主义的特征,国家垄断与跨国垄断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与现实特征。

(二) 苏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的历史意义、局限及其当代启示

贯穿于20世纪的俄国与苏联模式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基本逻辑是: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的资本主义,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应该说,造成苏联解体、苏东巨变的历史原因很多,而对资本主义现实过于简单而武断的认识则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可能趋势的能动利用,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与基本正确、但有片面性的认识与利用导致了苏联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又反过来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现实新变化的静止封闭认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观总体上来说是对列宁本来正确、但有历史局限性的资本主义观的片面化理解。

显然,苏联学术思想界长期处在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之下,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与理解方面更是打上了两大军事、政治阵营相对抗所造成的沉重而鲜明的时代烙印。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苏联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著作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结论为构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论断为历史起点,来概括历史、诊断当代、预见未来。实际上,前苏东学术界把理解资本主义的重点基本上放在对马克思和列宁经典思想遗产的固守、辩护与阐释上,故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不断变化着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实的客观认识。应当说,20世纪70年代后,苏东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及突破,这主要表现在试图超越机械的意识形态对立模式,对新科技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这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理论界、思想界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重要参考资料。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理论研究,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宣传理论界密切关注的对象。但由于时代主题的不断变化,关注的立场、方式、情况等前后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前,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尽管与苏联官方学术界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道路问题的认识上一度存在着尖锐而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在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上却基本是跟着苏联模式走。其主要特点是站在所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大阵营”对立的立场上,从“两个必然性规律”的政治信念高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趋势与本质。当时,中国学术界主要关心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腐败面、消极面的批判与攻击,所关注的重点不可能是如何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与长处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是长期处于“抨击敌人,歌颂自己”的极端、片面的认识模式影响之下,因而缺少全面而客观的科学的规律性认识成果。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坚决实行对外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就必须超越传统的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片面观点,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在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也迫切要求必须把全面、科学地研究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课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

导集体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适时而果断地提出“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同时也不回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这种“重新认识论”，开辟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客观而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问题的新时代。

历史证明,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今天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既是资本主义社会一次次不断地陷入矛盾与危机的过程,也是其逐步自我发展、完善乃至成熟进步的过程。比如,今天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一是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变化,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二是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所有制形式出现多元化趋势,经济运行出现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收入分配关系出现了兼顾公平的趋势。三是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出现了多层次的特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向,民主选举制度更为完善,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因素大大增强,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发达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新的变革。导致上述变化的原因是科技革命的推动、社会主义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危机的恐惧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其国家社会职能大为增强,不仅以各种政策手段从外部干预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而且还以大量的国家投入与国家消费直接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国家干预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作的自我调节。

从这样一种开放而深入的历史反思角度来看,在苏联解体之后,研究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启示意义就在于,正像资本主义总是一个不断地超越自身固有的界限、矛盾和危机而盲目地扩张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不断地自我更新哲学方法论与历史观的认识过程。相应地,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自觉而宏伟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必然地是一个不断与变革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相适应的、自我超越历史局限性的反复的、漫长的过渡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影响的局限性。而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采用的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形式,完全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向未来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与飞跃的历史性、当下性的具体表现。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列宁选集:第1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M]1上海:三联书店,1959
- [5]列宁全集:第3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6]列宁全集:第10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7]列宁选集:第4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来源:《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上一条
下一条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脉络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 中央编译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 100032

设计制作: 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

